

御選唐宋文醇

一函
十冊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五

廬陵歐陽修文四

序 策問 論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楊寘序

送王陶序

問進士策一

問進士策

四首之四

泰誓論

四庫全書

本論

卷一

義王國軍

義王國軍

義王國軍

義王國軍

義王國軍

義王國軍

義王國軍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五

廬陵歐陽修文四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於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民冒河爲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敕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束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農田敕限甚者笞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宣

德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爲畿民。有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於天河。溢於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不得達。況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

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於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閒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風爲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隱畏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令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於州州不壅而聞於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爲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修序秦二世時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

應陳涉相立爲侯王合從西鄉名爲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及閭樂至望夷宮射及幄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惶擾不鬪旁有一宦者侍不敢去二世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嗟夫古先哲王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夫人情莫不好譽而惡毀古先哲王亦人爾必欲盡小人怨汝詈汝之聲

交至於耳。且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不啻不敢含怒。豈非布衣之所不能堪者哉。凡以位愈高。則蔽愈衆。且遠或望風而戰栗。或望風而希旨。以其一喜則萬利集。一怒則萬苦聚。人安得不唯喜之冀。而唯怒之懼。於是有可以得喜者。無不爲也。有可以得怒者。無不避也。是故下愈巧而上愈闇。下愈黨而上愈孤。上孤且闇。則百姓無可告訴。而小人在位。愈益得志。社稷危於纍卵。若秦二世矣。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闔其戶。閔其無人。三歲不覲。凶。此之謂也。夫秦二世者。與桀紂比蹤者也。後世人主言及二世事。則曰

是安得復見於今也。今觀修所言。乃宋仁宗時事。仁宗之與二世。相去天淵。不可以道里計。而一有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免租之見。則畿內之近民有災。而不得聞遣吏四出。而歸言無災者。十七八矣。仁宗雖終不爲二世。而秦時謁者何難復生於景祐間哉。人主奈何不懼懼之。若何曰。謹好惡而已矣。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

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游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畱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此篇與豐樂亭記同義俯仰百年閒想創業之艱難識治
平之有由撫安樂之適時懼危亡之不戒期全孝於抒忠
畏失義而離道種種具流露於意言之表

送楊寅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

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古之善言琴者惟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然未免三分琵琶

瑟七分箏之誚若此文與枚乘七發中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一篇便真有琴聲出於紙上

送王陶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爲德。君子

之常用也。底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過泰之三。而四爲大壯。五爲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詘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貞。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勿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